

对马克思自然人化理论的几点理解

周 长 鼎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中 文 系
一 九 八 三 年

费尔巴哈在哲学上冲出他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的时候，一直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以求进入活生生的现实世界，这无疑是正确的。遗憾的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①。恩格斯说：“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②。对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研究，他认为“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③。至于现实的自然界及其历史发展的研究是由谁开始的？恩格斯一直没有讲过；我们认为，这是由马克思于1844年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开始的。

《手稿》中的“自然人化”或“人化自然”就是马克思研究现实自然界的成果，是对现实自然界的基本特征所作的哲学概括。围绕着“自然人化”所展开的思想表明，这是人类对现实自然界的空前深刻的理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自然观”开始形成的基本标志，也是马克思开始走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道路的重要标志。正确认识自然人化理论，不仅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自然观”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过程、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认识这个理论时，人们会遇到一个不大常见的现象：在《手稿》里，在全部马克思的著作中，“自然人化”的提法仅仅出现过一次。中文译本里译作“人化了的自然界”或“人类化了的自然”。基于这种情况，人们会疑惑马克思究竟有没有自然人化的理论，也会以为它

不过是偶然出现的一个短语或片言只语，因而把一切有关的研究探索看成是捕风捉影。粗看起来这种感疑似乎不无道理，如仔细考查就很容易发现它似是而非。

“自然人化”或“人化了的自然界”在《手稿》中虽然只出现过一次，但决非偶然出现的片言只语。请看原文：“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的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总之，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④。（着重点是原有的）很明显，这个“人化了的自然界”是作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形成与产生的客观基础而提出来的；加上着重点表明是经过深思熟虑和精确选择的；就其基本精神看，它所表述的是自然与人、与人类社会历史的关系，而这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哲学历史学课题。

如果不拘泥于字面，而从精神实质上看，就会见到很多类似的提法。诸如“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在人类历史中生成着的自然界”、“在人类社会的生产过程中生成着的自然界”、“通过工业而形成的那种自然界”、“人类学的自然界”、“属人的自然界”等等，实际上都是“人化了的自然界”的同义语。在这许多提法中，比较起来，人化的自然界或自然界的人化，是一种更恰切的提法；所以，虽然只出现过一次，人们还是用它来概括这个学说。

还应该看到，《手稿》中一系列的重要论述与重要命题都同自然人化说内在地联系着，有些就是这个理论的组成部分。例如：关于人类通过劳动实践占有、支配与再生产自然界的论述；关于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成果的论述；关于感觉的简单异化和彻底解放的论述；关于工业是自然界跟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的论述；

关于人类在其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中直观自身的论述；关于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的论述；关于针对卢梭的自然观而提出的“自然界真正复活”的命题；关于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将互相包容的论述；关于全部世界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的论述、等等，都同自然人化的理论有关，并且共同组成立足于改变世界的革命哲学的重要部分。

自然人化理论不仅见之于《手稿》，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成熟期以至晚期的著作中也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了人类周围的感性世界“是世代活动的结果”，并把人类的这种活动看成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了人类通过劳动既改变着“身外的自然”，又改变着“自身的自然”，“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⑥。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恩格斯谈到人类能够制造某些自然过程，并使它们为我们服务^⑦。尤其是在《自然辩证法》里，恩格斯一方面以大量确凿的事实，雄辩地论证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另一方面，又广泛地论述了人类通过劳动“改变外部自然界”，“支配自然界”，“统治自然界”。那里还非常明确地写道：“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⑧。在这些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使用“人化”之类的术语，但从其基本精神上看，与《手稿》中关于自然人化的理论都是一脉相承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自然人化说绝不应被看成孤立的、偶然出现

一次的普通短语或片言只语，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论述、一贯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的重要理论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着重论述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部分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话，这些着重论述现实自然界及其历史发展的部分就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自然观。

哲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可以区分为自然和人，但两者之间又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能否正确理解现实自然界及其历史发展，其关键在于能否科学说明自然与人的关系。对于自然和人的关系，一切哲学都有过自己的解释；但是，旧哲学并没有、也不可能做出科学的说明。客观唯心主义让人和自然界统统从属于上帝，主观唯心主义让自然界从属于人的精神或感觉，旧唯物主义反过来让人从属于自然界，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既肯定自然界是先于人的客观存在，又把现实自然界看做人对世界的能动的物质改造的结果。这种观点既是唯物的，又是历史的，辩证的。它表明人类对自然和人的关系的认识已经上升到真正科学的高度，因而使得正确说明现实自然界及其历史发展成为可能。

在马克思著作中，自然史被划分为两个阶段：“先于人类历史”的阶段和“生成为人”的阶段。与此相对应，自然界也被区分为两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即“原生的自然界”和“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生产过程中的自然界”或“现实的自然界”。“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⑨。那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是那个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⑩。只有“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

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而……形成的那种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⑪。马克思在区分两段自然史和两种自然界的时候，清楚地说明了现实自然界与原生自然界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现实自然界中生成了人，并且经由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经由工业，与人类结成了一种愈来愈深广的辩证关系。如果说原生自然界的发展完全是由自然本身的原因促成的话，那么，现实自然界的发展虽然仍有自然本身的原因，但主要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愈到后来愈是如此。恩格斯在谈到德意志自然界的变化时曾说过：“日耳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了。……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⑫。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劳动对象化即从人类的生产实践出发，独特地揭示了对象性的物质存在与人的本质力量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联系：“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迄今人们从来没有联系着人的本质，而总是仅仅从表面的有用性的角度，来理解这部心理学”，“那种还没有揭开这本书，亦即还未能触及历史的这个恰恰从感觉上最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的心理学，不能成为真正内容丰富的和现实的科学”^⑬。“如果把工业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那么，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⑭。在这里，马克思利用工业来说明自然人化的实质。现实自然界作为对象性的物质存在，既是由原生自然界发展而成的，又是人类生产活动或劳动实践的产物，是人类的再造物，人类的作品。

人类，本来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象别的动物一样要依赖自然界才

能生活，但人又是社会的存在物，不同于一般动物。人作为与自然相对立的主体，同客体自然构成矛盾的统一。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既要依靠和利用自然界，又要不断地改造自然界；自然界哺育着人，人也为自己创造着新的生存条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原生的自然界才逐步生成为具有无限发展可能的现实的自然界，即人化的自然界。

恩格斯把对现实自然界的这种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观点，称之为“历史的自然观”。他说：“历史的自然观，始终没有为费尔巴哈所了解”^⑮。当然，这不是费尔巴哈的过错，因为在这之前，“对自然的非历史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连黑格尔也有这种观点。……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这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强加于自然界”^⑯。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能够正确地揭示自然与人的辩证关系，从而才能够科学地说明现实自然界及其历史发展。所以，自然人化理论的提出不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自然观”开始形成，而且标志着科学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已经萌生。

二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的精神实质来看，“人化了的自然界”的基本含义应该是：人类通过生产劳动改造外部世界的自然和主体自身的自然，改造这些自然现象的外部形态、内部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条件，使得自然现象呈现出非自然本身发展所能呈现出的外观，具有非自然本身发展所能具有的效用，取得非自然本身发展所能取得的成就，达到非自然本身的目的，不仅使得自然现象中体现出人的力量、才能和智慧，而且使之作为人类服务，受人类支配和统治，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求。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说，自然界

变成了“人的”或“人化的”。当然，这不是人类刚刚生成时就能完成的事业，而是随着人类的生成和发展不断扩大、深入、丰富、提高的无穷过程。每个历史时期的现实自然界与现实的人，都既是过去人化的结果，又是继续人化的起点。“无论劳动的材料还是作为主体的人，都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①7}。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讲的“人化了的自然界”、“人类学的自然界”或“属人的自然界”，都不应理解为只是现实自然界中那些被人们直接加工改造过的部分。当然，经过生产劳动实践直接加工改造，这是自然人化的最基本的形式和途径；但如果把人化自然界仅仅局限于这种范围，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首先，从马克思有关论述的基本精神看，人化的自然界或现实的自然界是指与人类生活相关的自然界因人类社会实践的作用而改变了与人类的关系，从与人为敌或与人无关的纯自然或原生自然，变成了为人所用、受人支配或与人亲善的人化自然。有一些自然对象，例如太阳，人们过去、现在以及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无能对之进行直接地加工改造；但是，人类却能够在自己的周围环境中改造采光采热等等条件，从而改变太阳与人类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人化自然界或现实自然界，毫无疑问是包含这种内容的。其次，有些自然对象是否经过直接加工改造，并不容易分辨。马克思曾说：“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产物，实际上它们不仅可能是上年度的劳动产品，而且它们现在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借助人的劳动不断发生变化的产物”^{①8}。恩格斯也讲过类似的意见：“植物和动物经过人工培养之后，在人们的手下改变了他们的模样，甚至再也不能认出它们本来的面目了”^{①9}。最后，马克思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固然着重在物质方面，但也涉及到精神方面：“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

等等，一方面而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20〕}。人们依靠、利用、加工、改造自然界的活动，既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人类在科学、艺术活动中认识自然，在想象中对自然进行加工，既是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现实地改造自然即自然人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活动。这种活动是改变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主观条件，而且其本身就是主体自身的自然人化的一种表现。

马克思所讲的自然人化，既包括外部世界即客体对象的自然人化，也包括人类主体自身的自然人化。“一方面，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属人的现实……一切对象也对他说来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另一方面，即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21〕}。这个“另一方面”讲的就是主体自身的自然人化问题。《手稿》中还讲到要使“人之感觉变成人的感觉”，“人之需要成为人的需要”，人创造着社会，社会本身也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二十年后，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又用更明白的语言表述了这种意见：人们通过劳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了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22〕}。恩格斯对从猿到人发展过程的论述是对人类主体自身的自然人化问题所作的另一次详细深入的论述。

值得注意的还有，主体自身的自然人化也包括两个方面：外部的、形体的、物质的、生理器官的方面和内部的、精神的、心理素质的方面。《手稿》中突出地提出并论述了“人的感觉”问题，不仅讲到

“人之感觉变成人的感觉”，而且具体地提到“人的眼睛跟原始的、非人的眼睛有不同的感受，人的耳朵跟原始的耳朵有不同的感受，如此等等”；讲到“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和“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还讲到私有财产导致一切感觉的简单异化，而“私有财产的废除，意味着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23〕。马克思在这里讲的“人的感觉”既不是指生理器官的生物本能，也远不止于一般心理学上所讲的客观刺激所引起的心理过程，而是涉及到人类在长期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感知思维的能力、方式和内容，涉及到人的社会心理结构和文化道德水平。

人类的每一步实践都会影响到自己感知思维的能力、方式和内容；劳动活动能促使人的反应灵敏有力；科学研究能促使人的思维严密精细；艺术活动能促使人的想象活跃丰富；文化教育活动能开拓人的视野和增进人的社会责任感；社会斗争与阶级斗争能制导入的整个心理功能与主体意识的航程。由于经历了千百代无限多样的实践活动，人类的精神生活越来越充实丰富，感受能力越来越敏锐细微；与客观的外部世界相对应，形成了主体的内心世界。既能够把实践经验、生产技能以及一切外部刺激和内部感受转化为智力信息储存起来，又能对于大量储存起来的信息进行加工、控制和利用。当然，生活在十九世纪的马克思无从知道信息论、控制论这类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不过，他还是明显地看到了人类的历史实践在人类主体自身已经并继续培育着一种极其珍贵的精神文明的硕果。这是人类主体自身的自然人化的更深的一层含义。

三

自然界的人化基于人的劳动实践，马克思的自然人化理论基于科

学的实践观点。外部世界的自然人化是人类劳动实践的成果；主体自身的自然人化也只有在生产劳动或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手稿》中是在探讨劳动对象化的基础上提出自然人化的；《资本论》中关于人类改变外部自然和主体自身自然的论述，正好出自标题为“劳动过程”的章节；《自然辩证法》中关于“从猿到人”和“改变外部自然界”的论述，其本身就是为了强调劳动的历史作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更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正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24〕。可以说，马克思的自然人化理论和劳动实践理论的联系是一贯的、内在的、天然的。抽去劳动实践，自然人化理论就会成为难以理解的奇谈怪论，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

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开始提出自然人化理论的时候就是十分明确的。《手稿》中讲“改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即“人化”自然界的时候，一贯地强调“通过劳动”。它不仅强调劳动者“通过劳动而占有自然界”〔25〕，通过劳动“再生产整个自然界”〔26〕，而且肯定“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27〕；不仅把劳动看作劳动者的真正的人的机能，看作劳动者改造世界的手段，而且把劳动规定为人的本质。马克思在《手稿》中把自然人化和“人的本质对象化”关联起来也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以前，人们一向把人的本质、本性理解为人的某种精神、意识或理性，把对象化理解为精神的外化和情感的外化，并把这种外化理解为直观或观照的结果，这是唯心的。《手稿》中讲外化或对象化则是讲劳动的外化或劳动的对象化。这里所讲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即客观的物质的生产劳动。只有通过这样的劳动，自然界才会表现为人类的再造物，表现为人类的作品，表现为“人化了的自然界”。如果把劳动仅仅理解

为精神劳动，或象黑格尔那样理解为抽象的精神劳动，“自然人化”就仍然是不可理解的谬论。当然在《手稿》里马克思还没能象后来那样明确人的劳动的特点在于使用、制造和更新工具，不过他所谈的劳动一直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并且是根本不同于动物“生产”的那种人类特有的物质生产活动。

恩格斯说：任何新的学说，“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28〕，马克思的自然人化理论也是如此。康德的“自然向人生成”，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外化”或“环境人化”〔29〕，费尔巴哈的“对象是人的显示出来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客观的‘我’”〔30〕，无疑地都是它的先驱者传给它的思想资料 and 前提。但是，同样无疑地是马克思的自然人化理论并不是它们的简单延续，而是经过批判、改造和发展的新学说。这种批判改造和发展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正在于马克思的自然人理论是建立在科学的劳动实践学说基础上的。

康德的“自然向人生成”说是在讲“目的论判断力批判”时提出的。他朦胧地感到自然与人之间有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正确地理解这种联系。他把人规定为自然界的最后目的，企图以目的论来沟通自然与人。大家知道自然界被赋予目的，这本身就是神秘主义的。他虽然努力把自己的目的论同宗教迷信区别开来，说什么“自然神学乃是为人曲解的自然目的论”〔31〕；但是，他又主张用道德目的论“偷偷地”补充自然目的论而“建立一种神学”〔32〕。他虽然反对神学道德论，却又主张道德的神学，虽然把上帝逐出认识领域，却又为了“要树立一个与道德律的需要相符合的最后目的”，而主张“必须假定有一位创世主，换句话说，假定有一位上帝”〔33〕。这也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表明他对现实地解决自然

与人的关系问题无能为力，而不得不乞灵于唯心主义的目的论。他虽然也提到人类利用外在与内在的自然实现各种目的，但只是一笔带过，并非论述的主旨；所以，他实际上没有接触到自然与人的现实统一问题。康德也曾大讲为自然立法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第一，那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讨论认识论的时候讲的，而在《判断力批判》中讨论目的论时几乎完全没有提到过；第二，他所强调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仅仅是“认识能动性”，而不是客观的物质的实践力量，所以也就无法解决自然向人生成这样巨大的现实课题。由此可见，康德的

“自然向人生成”和马克思所讲的人类通过劳动实践现实地改造自然、使之成为人类服务的“自然人化”理论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种区别是两种世界观的区别，而关键之处在于有无科学的劳动实践观点。

在黑格尔的“环境人化”、“自我意识外化”和马克思的“自然人化”、“人的本质对象化”之间，存在着更为直接的渊源关系、以至在语言形态和语义上都极其相似。常见到有人把两者等量齐观，按照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外化”和“环境人化”去理解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对象化”和“自然人化”。这是不妥当的。它们之间的相似主要在形式上，从思想内涵和哲学基础上看，则是根本不同的。不论对自然界、对人或对劳动实践，《手稿》都坚持唯物主义立场，与坚持唯心主义立场的黑格尔恰成鲜明的对照。第一，关于自然界，黑格尔把它看成绝对观念外化的产物，看成绝对观念自身发展中的一个环节；只有那个超自然的绝对观念才是世界的本源。与此相反，《手稿》则非常明确地把自然界本身看做世界的本源：“关于上帝创造大地的观念，受到地球构造学，亦即把地球的形成、生成描述为一种过程，一种自我产生的科学的致命打击。〔自然发生〕说是对创世说的唯一实际的驳斥”〔34〕。马克思的自然人化理论把自然界的存在看作前提。

“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35〕。

自然界在双重意义上为劳动提供生活资料：没有自然界提供的劳动对象，“劳动便不能生存”〔36〕；没有自然界提供的生活资料，劳动者自身的肉体也不能生存。《手稿》中强调“彻底的自然主义”，其着眼点也正在这里。第二，关于人。在黑格尔看来，“人的本质，人，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而在马克思的自然人化理论中，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手稿》从来没有把人看成“唯一的存在物”，或是“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的”。它虽然强调“彻底的人本主义”，可是这个人本主义应该与自然主义相统一。

“人靠自然界来生活”，“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7〕。人在现实自然中固然处于中心地位，但他本身却是自然界的产物。在《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所讲的“人”，还集中地进行过批判，那里不无愤慨地写道：“一个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的存在物，就不是自然的存在物，就不参与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的存在物，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非对象的存在物是一种〔根本不可能有的〕怪物”〔38〕。第三，关于劳动。当然，黑格尔也讲劳动，也“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39〕；但是，“黑格尔只知道并承认一种劳动，即抽象的精神劳动”〔40〕。在马克思的自然人化理论中，劳动是以自然界作为对象、前提和基础的。《手稿》从来没有把劳动当作独立的本体或主体的“纯粹的活动”。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对象化理论唯心主义错误时曾这样写道：“当站在牢固平稳的地球上吸入并呼出一切自然力的、现实的、有形体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而把自己的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作为异己的对象创立出来时，这种创立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

些本质力量的作用也必然是对象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对象地活动着，……它所以能创造或创立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为对象所创立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创立活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向对象之创造，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的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的存在物的活动”〔41〕。这里所发挥的是唯物主义对象化即劳动实践的观点。在自然和人的关系中，劳动实践是自然存在的人运用自身的自然力量改造外界自然对象的一种客观的物质的活动，它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物质运动的一种形态。总之，在黑格尔那里，自我意识外化或环境人化是一种没有自然前提的纯粹的精神活动，“自我意识的外化就是创立物相”〔42〕；在马克思这里，自然人化和人的本质对象化是客观的物质活动的结果，是人类世代代以自然存在为前提的劳动实践的结果。可以说，在所有的层次上，马克思的自然人化理论都是建立在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

有人说，马克思的自然人化理论表现的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原则。这当然不是毫无根据的。撰写《手稿》时的马克思正处在费尔巴哈的思想影响之下，《手稿》中不仅盛赞费尔巴哈的著作是继黑格尔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43〕，多处沿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等等哲学术语；而且，马克思的自然人化和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理论形态也与费尔巴哈关于人与对象的关系的论述有些相似之处。费尔巴哈写道：“你是从对象认识人的；人的本质是在对象上面向你显示出来的；对象是人的显示出来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客观的‘我’。不仅精神的对象是这样，连感觉的对象也是这样的。……人看见月亮、太阳和星辰，而且如同他看见它们那样看见它们，这就是人自己的本质的一个证据。……只有人，才过理论上的视觉节

日”〔44〕。立足于唯物主义探讨对象与人类感觉的关系，这种努力是可贵的，马克思完全可能从中得到过启示；但是，同费尔巴哈的整个哲学一样，这种探讨是直观的，即使在《手稿》中马克思也远远地超越了他。这表现在：第一，费尔巴哈所了解的人是自然的人，生物的人，仅仅是自然的存在物，而《手稿》中所讲的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实践的人。“社会本身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第二，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爱，而《手稿》则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对劳动者说来，劳动是……他的本质的东西”〔45〕，“劳动者的活动属于别人，就是劳动者自身的丧失”〔46〕，“生产生活也就是类的生活”〔47〕，“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48〕。第三，在对象与人的关系方面，费尔巴哈虽然也认为对象上面显示出人的本质，但只有生理的考虑，缺乏实践的内容。而马克思的自然人化和人的本质对象化则是劳动实践的产物。正如人们早已知道的那样，费尔巴哈虽然自称为人本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实际上他并没有理解人，也没有理解自然界。由于他不懂得实践的意义，只是自然主义地看待自然和人，所以恩格斯说他虽然“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而马克思在《手稿》里虽然也一再推崇人本主义，但这个术语在他那里有自己的含义，有时他则明白地称自己所推崇的是“实践的人本主义”。正因为抓住了劳动实践，马克思才真正开始理解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四、

自然人化理论的提出，突出了人的劳动实践和劳动实践的人在现

实自然界及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对比出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与机械性，解决了旧唯物主义者没能真正解决的唯物主义本体论的证明；从而使得人类对于现实自然界的科学认识成为可能。自然人化理论作为唯物辩证的、历史的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来说，又是他突破旧哲学创建新的哲学大厦时所奠定的第一批基石。

《手稿》表明马克思当时既反对唯心主义，也不满意旧的唯物主义，而热切希望有一种崭新的哲学；可是他还没有找到这个崭新的哲学形式，还正处在紧张地探索之中。在《手稿》里，他曾借用费尔巴哈的哲学用语，以“彻底的自然主义=彻底的人本主义”来表述他心目中的新哲学的特质；在《费尔巴哈论纲》中他称这种哲学为“新唯物主义”；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又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对新的哲学名称的探索，也反映了马克思在哲学思想上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个重大突破正就起始于自然人化理论的提出。

如上文所述，正确地揭示外部世界和主体自身的自然人化的秘密，既需要有坚定的唯物主义观点，也需有正确的劳动实践观点，即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当然都是初步的、雏型的）。当马克思踏上这个新的哲学高地时，很自然地，他既不会满意唯心主义，因为它颠倒了世界；也不会满意旧的唯物主义，因为那是直观的、机械的、非历史的。即使是那些后来被继承下来的哲学范畴和哲学命题，也都经过了重新审理、改造，被赋予了新的哲学内容。

例如“存在决定意识”中的“存在”，这是唯物主义哲学所理解的本体，意义极为重大；然而在旧唯物主义者那里其含义并不科学。马克思批评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